

家犬

長青長白 ◆ 著

下



家
犬

C I N T E N T S



T
R
A
N
S
P
A
R
E
N
C
E
D
O
G





004



014



022



032



042



052



060



074



084



092



104



112



120



130



140



156

撫慰



164

侍寵而驕



176

夢境



202

野犬



220

副作用



238

醉酒



262

吃醋



278

重生

Chapter 16

奧德莉泌乳一事並不尋常，醫者前來診察，卻也沒診治出個結果。

既未懷孕，日常吃食也不含任何催乳藥物，並且觀她氣血面色，身體甚至較以前健康了不少。

寡婦泌乳這種事傳出去並不好聽，是以奧德莉問得隱諱，醫者也回得謹慎，只再三囑託她要注意休息，不可勞心傷神。

說這話時，眼神還往安格斯身上瞟了幾眼。

之後又過了幾日，奧德莉脹奶的情況不僅未見好轉，反倒越發嚴重。奶水豐盈不止，每兩、三個小時便得紓解一次。

她腰身纖細，更顯得胸前豐腴，如孕後的婦人，先前的衣裙都穿不下了，只得又重做了幾套。

奧德莉總覺自己泌乳與安格斯有關，但一問他，他也只是頂著張面無表情的臉說不知道，既不否認，也不承認。

但觀他食髓知味的模樣，顯然樂在其中。

夜裡奧德莉睡得迷迷糊糊，時常能感覺到他在含弄自己的乳尖。

有時隔著衣裙，有時腦袋鑽進衣下亂拱，早晨醒來乳尖又紅又豔，乳暈都好似大了

一圈。

脹奶不是輕鬆事，麻煩又受罪，安格斯下口不知輕重，常咬得她胸前紅腫不堪，軟白乳肉上一圈深淺牙印。

奧德莉白日不得安穩，夜裡又被他鬧得睡不沉，她心裡憋著火，安格斯自然也討不到好。

午後，秋雨綿密，天地間青煙捲繞濃雲，滿目灰濛，如同一方盛了清水的天青硯臺。

細雨敲在屋頂，掩去了房裡曖昧壓低的喘息聲。

奧德莉靠坐在木椅中，衣襟凌亂，胸前兩團飽滿白膩的乳肉裸露在泛涼的空氣裡。

一顆黑壓壓的腦袋埋在其中，將乳尖含在滾燙的唇舌間，吸吮得嘖嘖作響。

安格斯單膝跪在她腳邊，右手緊緊摟著她的腰，他面骨瘦而凌厲，鼻梁壓進軟肉，抵得她胸前隱痛。

寬厚舌頭卷覆上朱紅的果實，喉結一滾又咽下一口清甜的乳汁。

他口中只含得住一個，粗糙手掌托著另一團白膩的軟肉揉弄，沉甸甸擠壓在他掌心，無需使力，乳肉便似要從五指縫隙裡滿溢出來。

頂上乳尖軟腫紅靡，濕淋淋泛著光，顯然已經被男人玩弄過一回。

秋雨的季節，奧德利卻額頭汗濕，藍色雙眸都好似盛有水霧，紅唇微微張開，吐出一聲又一聲黏膩的喘息。

自晨時起來，今日已是第三次了，他一吃到嘴裡便是半個小時，奧德利一本帳冊來回看了半日還沒看完，胸前的衣襟更是沒怎麼合上過。

青霄白日，年輕美貌的夫人和管家在書房裡做這種事，饒是誰也猜想不到。

兩人側對大開的窗戶，奧德利從他身上抬起視線，轉頭看向外面沉暗的天際，連目光都未落到實處，就被他重重一吮強行拉回了神思。

「嘶——」如今那處敏感又脆弱，哪禁得起他用力吸。奧德利蹙緊眉，搭在他腦後的手微一用力，手背上掌骨凸起，五指抓住他的頭髮拽了一把，低聲斥道，「吸這麼重做什麼，沒別處供你使力嗎？」

只是聲音沒什麼力氣，反倒欲色深濃。

被罵的安格斯也不見生氣，手臂一收，反倒將她摟進了些。

他聽話地收了牙，沒再用力，只抵住軟嫩紅腫的乳尖仔細嘬吸，直到確定再沒有一滴乳水才將其吐出。

紅熟櫻桃溼漉漉地暴露在空氣裡，他又咬住另一個被冷落已久的櫻桃，緩慢吸了一口，隨後舔乾淨嘴唇，抬頭看著奧德利道：「空了……」

語氣聽起來還有些遺憾，像是沒吃飽。

兩側雪色軟乳如今又紅又濕，上側下方，無一處沒被他含弄過，奧德利搭著眼

瞋瞥了他一眼，沒理他，只抬手欲將衣襟合攏些。

「小姐……」安格斯抓住她細瘦的手腕，奧德莉手一鬆，拉高一半的衣領又被乳肉壓了下去。

他下一句還未出口，奧德莉便毫不猶豫地拒絕他道：「不行。」

他想要什麼再明顯不過，貼著她小腿的東西已經硬得不像樣，頂端溢出的前液連褲子都弄濕了，黏糊糊地抵在她腿上蹭。

她這些日只叫安格斯替自己紓解，別的地方一概不讓他碰，他聞著肉湯素了五六日，此時看她的眼神像是餓犬盯著帶血的肉。

但未得允許，不敢放肆。

可終究是餓得狠了，他喉結滾動，又叫了她一聲：「小姐……」

好似多叫兩聲，就能叫得奧德莉心軟。

但這次不等奧德莉回答，他便低頭含住一大口乳肉，另一隻手鬆開她的腰，扯開褲腰貼著勁瘦腹肌鑽進去，一把握住了自己的肉莖。

口中像吃進了一口捨不得咬的肥肉，只能含弄著吞吐解渴。

雪膩的乳在他口中吞進又吐出，香甜溫軟，細嫩滑膩，浸著濃烈惑人的奶香。

別樣快感自乳珠散開，奧德莉稍挺胸低吸了一口氣，難得沒推開他。

細指扣在他腦後，輕柔撥弄纏繞的黑色布帶，奧德莉垂目看著他難受掙扎的模樣，拿過桌上燒了大半的蠟燭放在眼前，「給你半支蠟燭的時間。」

安格斯抬頭看了一眼僅剩半指長的白燭，頓住，又迎上她落在自己臉上的視線，沉默了半秒道：「能換一隻嗎，主人。」

奧德利眉尾稍動，似笑非笑看著他，取了一直燒得更短的過來。

安格斯眨了下眼，不吭聲了，抬手攏住兩團肥軟的軟肉，將它們擠成一團。

乳上薄汗津津，滑膩得快握不住。

中間攏出一道深軟的乳溝，兩顆熟透的紅腫莓果貼合擠壓，像磨破的果肉，從豔紅的乳孔溢出幾許白濃的乳汁。

安格斯呼吸沉重，低頭將兩顆乳尖一併含進口中，大口吞吐吮吸起來。

他腹下緊繃，兩側斜長的肌肉深溝起伏不定，濕亮水液潤滑了粗糙的手掌，紅粉粗碩的肉菇頂開收攏成圈的虎口，顫動一下，腰微微縮動又隱沒於掌中。

但嘗過更加柔嫩緊緻地方的男人哪能得到滿足，他只能想像著夾弄性器的是手，中濕滑的乳肉，才能得到一絲渴求的慰藉。

奧德利昂著頭，手搭在他後頸撫弄那顆堅硬的脊骨，喘息聲融進綿綿細雨，氣息滾燙，像湧出窗外的一縷風。

兩人未發現，在窗戶相對的另一棟高樓房間裡，一人正舉著一隻單目望遠鏡，站在開了一條縫隙的窗戶後，隔著漫天厚重雨幕窺視著這場持續了半個小時之久的情事。